

# “老婆,以后我会对你好的,我们重新开始好吗?” 一份字迹歪歪扭扭的保证书成了“最美证据”

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南轩

“老婆,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第一位的,你辛苦了!”日前,嘉兴市南湖区法院的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(简称“ODR平台”)上,专职调解员费丁突然收到了一份特殊的“证据”,一起离婚案件的被告杨先生为了哄回老婆,专门手写了一封保证书提交到平台上,希望调解员能转交给他老婆看。

故事虽然因“小确丧”而起,但好在结局很温馨。费丁感慨地说:“这封保证书大概是‘ODR平台’上的‘最美证据’了吧!”

## 同学会后丈夫对妻子起了疑

刘女士和丈夫都来自江西,经过多年的打拼,如今在嘉兴定居,经营着一家门窗店。

早些年,刘女士一直独自在外打拼,很想有个踏实的男人可以让她依靠,后来认识了老乡杨先生,便很自然地与他走到了一起。2012年,情投意合的两人登记结婚,并生儿育女。

刘女士说,之前,她和丈夫各自为了打工经常要分居两地,聚少离多,最近几年生活才稳定一点。由于家里孩子比较多,家庭负担比较大,刘女士觉得,可能也是因为这样,丈夫的脾气越来越差,两人的感情也随着争吵逐渐变冷。

令刘女士倍感失望的是,丈夫还不信任她。半年前,刘女士回老家参加了一次小学同学会,见到了不少年少时的同窗好友,刘女士非常兴奋,会后还留下了老同学的联系方式,约好以后也常保持联系。

同学会结束后,刘女士又和几个关系比较不错的同学约了私下见面,其中不乏男同学。杨先生知道后颇为不快,认为刘女士背叛了自己。据刘女士说,两人吵得

最凶的时候,杨先生还动手打了她。

实在忍无可忍的刘女士决定向南湖法院提起离婚诉讼。

## 上传了一份特殊的“证据”

“叮咚,您收到了一条新的信息。”日前,南湖法院“ODR平台”管理员收到了刘女士的离婚诉状。管理员当即上线指派法院专职调解员费丁处理此案。

费丁收到平台指令后,在法院诉讼服务大厅的“在线e调解室”开展工作,登录平台了解案件详情。费丁通过平台联系了杨先生,询问他是否可以参加远程在线调解。

此时的杨先生已经非常懊悔,“唉呀,都是我这臭脾气把老婆惹生气了,都怪我不好。”杨先生说,前些年他在外打工,妻子好不容易拉扯孩子长大,妻子多年来的付出,他是看在眼里、感动在心里。杨先生表示愿意积极参加调解,一定要把老婆哄回来。

为此,杨先生主动写了一封保证书作为“证据”,上传到“ODR平台”上,“调解员,麻烦你帮我把这保证书转交给我老婆”。



杨先生当着调解员的面向刘女士(左)重新求婚

“老婆,以后我会对你好的,你放心吧!我们重新开始好吗?老公对不起你!”看着保证书上歪歪扭扭的字迹,刘女士哭笑不得,不过态度总算软和下来了。她也给费丁捎了口信,同意再给杨某一个机会见面协商。

## 他向老婆单膝下跪重新求婚

前两天,在费丁为两人约定的时间,刘女士和杨先生终于在南湖区法院家事调解中心见面了。

“扑通”一声,杨先生在老婆面前单膝下跪,深情地朗诵起了自己书写的保证书,

“老婆,这是一次重新求婚,也希望是我们两人的重新开始。”

看着杨先生,刘女士好气又好笑,“求婚怎么没有鲜花呢?”她假装嗔怪说。

“有啊,我带来了,但是法院的安保比较严格,被扣下了!”杨先生赶紧解释。

费丁见状,赶紧跑去门口的安检处,取回了杨先生带来的鲜花。

“老婆,送给你!”杨先生把一束鲜花递给刘女士,为表诚意还奉上了自己的工资卡,“以后钱都归你保管!我们重新开始!”

刘女士热泪盈眶,投入了杨先生的怀抱!

之后,两人签署了解调解笔录,重归于好。

# “天降大狗”砸瘫路人 被砸女子起诉整栋楼 大狗至今无人认领 官司还将持续很久

《广州日报》龙锟 李波

今年4月15日14时左右,广州市白云区鸦岗村北禺十四巷的一栋厂房下,一条大狗从天而降,一名路过的女子被砸中,瞬间倒地不省人事,大狗随后起身离开现场,不知所踪。

47岁的张萍(化名)就是那个被砸中的女子,目前高位截瘫。在找不到狗主人的情况下,她无奈将整栋楼的房东和租户诉到法院,要求他们承担赔偿责任。近日,广州市白云区法院第3次开庭审理此案。

## 大狗砸“瘫”一个家

从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出院后,张萍和家人住在海珠区一个小宾馆里。她的情况没有改善,只能终日躺着,脖子以下的身体还是动弹不得。每隔两周,她还得去珠江医院换一次尿管。

她和丈夫同是湖北省天门市黄潭镇新华村人,今年春节后来到广州,丈夫平时做建筑方面的散工,张萍则负责家务,两夫妻是带着希望来的,打算给刚工作的儿子张

立清(化名)攒点结婚钱。4月15日发生的事故,改变了一家人的人生轨迹。为防止肌肉坏死,张萍现在每两小时就需要按摩身子,丈夫和儿子轮流照顾她,全家没了收入来源,家里的债务也越积越多。

24岁的张立清毕业才2年,本在武汉一广告公司有份工作。母亲受伤后,他照顾母亲之余,还得忙官司的事。“我告诉他老是请假也不好,还是把工作先辞了吧。”张萍心里有些懊恼,觉得儿子的前程因此被耽误了。

“包括医药费,至今已经花了不少钱,后期还有康复的费用,不知道要多少。”张萍苦涩地说,她只想官司快点结束,并想早点回到家乡,她不想在广州接受康复治疗,因为费用承担不起。

## 谁来担责?

今年8月,白云区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之前,曾发布公告,向群众征集事发经过和肇事狗主人的线索,但“谁是狗主人”依然成谜。

在狗主“缺位”的情况下,张萍在律师的建议下,将厂房的所有者和所有使用者诉到法院,理由是《侵权责任法》第八十七条规定: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,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,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

人的外,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。之所以把房东也一并起诉,是因为张萍方面认为,房东也是天台公共空间的使用者。如此一来,站在被告席上的主体超过10位。

近日,白云区法院第3次开庭审理此案,原告、被告针锋相对,“担责”这一问题更加凸显出复杂性。

那只大狗是从两层高厂房的天台坠落的,天台是这栋厂房的公共空间,房东介绍,根据消防的要求,天台必须直通楼下,因此厂房所有的大门和楼梯都可以直通天台。

二楼有一家电子厂。这家电子厂出于隔热的考虑,在天台种了一些花卉和瓜果,大狗就是从挨着花卉和瓜果的护栏上坠落的。其他承租方表示,根据监控视频,坠狗事发地和己方所承租的位置相距甚远,“谁在使用事发的天台,是很明显的事情”。而电子厂则认为,他们并没有将天台封闭起来种植花卉和瓜果,也没有商业目的,不认同自己是天台唯一的使用主体,“并且种植行为与高空坠狗没有关联”。

时隔7个月,高空坠落的大狗依然没有找到主人。但是张萍方面表示,他们在天台上曾经找到一个笼子,这起码可以证明有人在楼顶饲养动物。所有的被告全都表示没有养狗,房东方面提出,按照常理,如果一只狗坠下来,应该受到了极大的惊

吓,它应该回到熟悉的住所,但是监控显示,这只狗并非上楼又回到天台,而是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了,这证明了这只狗并不属于厂房。

根据现场情况来看,天台上,坠狗的方向有道1米高的护栏。张萍方面认为,虽然没有证据证明,但是按照常理,一只狗是无法跨越这么高的护栏,不排除有人有抛狗行为。

房东方面认为,监控视频只是拍摄到狗落下的瞬间,但是狗有可能已经行走到栏杆边缘,也有可能跃上护栏,这具有多种可能性。“难道一只狗爬到树上,跌落下来砸伤人,难道这棵树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要承担责任吗?”电子厂也认为,如果是人为抛狗,狗应该受到较大伤害,但视频里显示,狗依然能自由活动,而且天台上种着花卉瓜果,有人若要抛狗,需要费力气跨越这些种植物,也是不合常理的事情。

对于狗是否属于《侵权责任法》第八十七条中规定的高空坠物或者高空抛物的“物品”,双方亦有争论。张萍方面认为,《侵权责任法》中并没有将“活物”排除出物品之列;而电子厂则认为,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物品,应该是无生命特征物品,因此他们认为原告的起诉并不适用这一法条。

另外,张萍还未作伤残鉴定,所以她的索赔金额也尚未确定。这场官司因为其复杂性,还将持续很长时间。